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家藏集卷五十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潮陽與鄒渢劉子俊合兵討賊不克被執於張弘範明年二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

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夫古人死國多出於一時之慷慨公何獨迤邐於途宿留於館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他覬耶葢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而死不死絶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死忠義之氣鬱塞於胸中聊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為公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於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寬嘗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葢自已

卯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蓋明年改元淳熙公薨於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遂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時方以金兵為事諭以決策親征使治兵竢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讐之志未

嘗少替所以倚重於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年豈特成采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圃其名載郡志可考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窪隆猶有當時遺意也封門朱性甫自云出於先生遂好求樂圃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圃而作而和之者集賢修撰程公師孟太子

賔客廬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邃於性理之學著述浩穰為時儒師圃之所闢因將講學以睦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賔客題詠亦豈徒為嬉游放浪之言而已葢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於兵火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耆德宿望耆英之詩磨滌於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於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沒人家忽復發露人不敢

以石易之葢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而力於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象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象也葢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旁有題識吾友李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閒以示寬容𤟹秀偉真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於釀泉幽谷之閒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崑山夏太卿家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𧶘於太卿之子德威德威諾焉而却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於朱一則求其所當有一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祁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訖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錄而補亡也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眠此卷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工於藝而已葢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自漢高帝訖唐明皇事凡八未暇悉論獨於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剪髮啓寵適成唐室之亂當熊見妬反兆漢業之衰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宫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米南宫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廣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此卷之歸之

也

跋李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温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觀於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義之十七帖

書家有義獻猶詩家之有韋柳也朱子云作詩不從韋柳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則書不從義獻可乎松雪翁每臨此帖葢其平生書課其書之獨步當世

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葢古寫本也既雜亂不可讀置之篋笥已久他日偶閱同里醫師王訥齋家乘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盡失不獨此編也麟角爲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户部郎中伯虎著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

補之

跋黄氏祖德録

黄巖多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意其山林之下必有清節厚德如昔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於黄氏祖德録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侍講與黄同邑相知最深而其於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録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吏部固予所謂

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爲此錄葢與李習之撰皇祖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顔孟三氏子孫游學於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葢前元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間游江南時平江嘉興二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頓優加禮待等語於以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留居平江已而兵阻遂占籍長洲

生希安希安生叟流知縣友諒友諒生廣東副使公鏞再世甲科爲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益此雖殘墨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闕里一派其爲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予獲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宓子賤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感松雪翁知已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穎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於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摹懐素自叙帖

蘇黄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曾公卷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於石揚休家者又得其說於名臣言行録因具録於後見蘇黄為一代書宗所以評自叙者如此以為博雅者

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樵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輙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既以高壽終其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蓋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青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曾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為翁寓金陵時作

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濟臞樵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且有文行今年登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别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綠水尤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今世本又為别業於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勝題詠渢渢彷彿綠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於是可考

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李廸耳聊因世本之命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為恨盍其石巳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真蹟來示豈勝快然盖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

歸自海外而覺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墮渺茫若獨為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為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寛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於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并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寛嘗閱於射瀆

徐氏戊戌歲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廷試最爲近古清問下詢莫非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拔擢而無斥逐真一時進言之機也皇上即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汝所對制策也寬莊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汝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僅得賜同進士出身於以知是科得

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為馬也耶寬於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為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為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

合乃知其嘗為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
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
耶然類稿序邵菴為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
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
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
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黃自

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為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專以唐人為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高劉之風予與之别十年矣昨来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吴下尚當為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黄巖謝氏世德之盛亦幸為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

汲傳美焉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繆為之執筆而不敢多讓葢於溫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於寶慶太守之會緦見其宗族之情洽至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內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為盛者於是乎有本矣

題李賔之侍講北上錄後

覽賔之此錄其閒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夫仙宮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舊所經

游而徘徊者也閉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已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況得其手蹟而覯之其風度宛然在目中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爵寛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此老正氣勃勃可挹蓋餘三百年於此豈亦贈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於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為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浙江僉憲生四

子其三登甲科並顯於朝蓋讀書種子自外族而來者深且遠矣簡後題識數十家其說已悉職方主事禮字彥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寬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溫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纎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溫爲吳人其墨蹟在吳中者頗少開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真

行草章草皆具信可寳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毘陵王孟端舍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人師之者更數輩獨屈礿處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其手也然真贋固自能辨如此卷閱之即知其為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修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陳君堅遠持以示予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益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真蹟嘗獲見於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

未足以為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國初當應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為阿佞之態宜其盡言於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葢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

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
請具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鈌大字不同其
餘滅丞相臣三字益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録本
云得之江鄰幾謂鄰甞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頑不可
刻又謂旁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剥其
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録云劉跂亦甞親見碑四
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残鈌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
幾而泰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

説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登泰山摹此遺予蓋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真刻傳於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録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聘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於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爲尉氏令特以碑陰人

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刻近歲葉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録且無而予獨得之益非仲山好古不能為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以獨行聞於時所謂與張劭為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卒於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為蔡邕書金石録載其立於魏青龍三年知

其非出邕手碑已殘缺故不模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黄巖林公為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池必精益其平日處事不茍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雨霽曝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

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況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寶沈君以此卷示予於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為圖者宜其事益為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邵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蓋取東坡至陽

羡詞語見於周益公䟦文敬感其事因俾予臨一過而請李賓之畫録益公之説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羡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舊扁於堂倘能礱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

為九歌圖者其初葢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髙所藏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爲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予覯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爲章實十有一楚詞辨證亦以爲不可曉至於禮䰟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

跋度尚碑

此漢荆州刺史度侯碑也在沛縣湖陵城肺下僚友董尚矩過其地見而爲予道之適頗崇善工部出理漕渠

予因託之加愛護焉崇善欣然既徙置徐州官廨他日乃搨此本見寄觀之則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間然亦難識矣若謂此碑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有欲徙之者不果既而大水至衝入於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始徙於使星亭而嵌其西壁益叙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不暇訪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廨下豈其地即亭之

遺址耶夫度侯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存於世者少若此碑使更歲久將益爲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力足爲好古之助而予所欲書者也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於其鄉者獨謂其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薄義喜爭見於曾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

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井之人歟比歲俗益敝往往搆黨造詞赴闕投訴其詞有至數萬言者或其人相仇一旦殺同產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發聞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為傳其政蹟者而於治獄尤詳予得而閲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猝難與辨非粹之之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顧謂粹之之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為惡者設於惡者不姑

息而必致之刑所以伸人之冤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於平人何有於甚獨惜粹之歲巡一道不得久且專而今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於此彼將無所用其訟而終變其俗矣乎

家藏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錄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五十一

明　吴寛　撰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寛賛墨蹟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為惓惓於正則者疑皆在黄惠瓊儋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閒也而其後歲月氏名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

其利於已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為巳利每夏秋雨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為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陽邵侯受廵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為此役者民往往持梃相擊逐其婦子爭卧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闒茸且茍小利而不知大恵其事遂巳侯獨不顧奮然為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為

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鄰國為壑若侯非知為政者乎近有攜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於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吳人之有生意也為之三復不已而因有說焉蓋常熟東北有白茅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留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蓋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偽吳張士誠嘗發卒

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

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濟也

跋沈啓南畫卷

吴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頗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吴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閲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涉澗徜

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仙佛所居魚鳥之間暇烟霞之晻靄几案間一覽殆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治姦二劄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狥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劄今為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

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謂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予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

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説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録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為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跂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為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為吳人築老圃堂於石湖之濵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犁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

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金主面定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為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埸之外者乃其人耶於是可以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此則録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来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閲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録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吴懐抱高潔

實有文穆之風録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隴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像

玉山小像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俠之氣可掬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

摩詰又何其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徴辟為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吴中所謂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覯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吴中多富室争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来吴中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

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絶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令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来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盖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鐵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

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究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幕許君鴻髙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盖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注也許君所得又有

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别為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墨竹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吴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為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豈非欲兼收而並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

已震懾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既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盖人共事未有不成於和而敗於乖况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容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吴下寛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

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籌策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婿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嘆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內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帷其廳而潛聽之囚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户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為訥齋隱君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

觀使謹藏之噫吴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顒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携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葢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内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大體而删定例冊自宋初以来為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摭其行於時者為件得

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録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者也哲宗初還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録本公凡五被制敕今真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

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奬諭著作郎王蘋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説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敕范沖重修神宗哲宗實録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

成此其奬諭之詞也已而有著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詆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録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

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宫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参知政事以省貳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曽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善也如魏参政了翁游丞相似杜

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顒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壁委請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為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令公據為端

平元年所給時癸范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蓋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為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為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文即真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横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為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蓄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蓋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為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真蹟後山谷見自叙帖書法頗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

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硯銘

自楊鐵厓藏文信公硯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硯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為之敬歎

跋方寸鐵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

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厓顧玉山草方寸鐵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為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為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問諸季栗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

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栗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略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栗侍其父自鳳翔還旦必躬為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臧獲輩事耳何以自為季栗曰非爾所知蓋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與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没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為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栗躬滌溺

器亦黠婁嘗糞類耳但黠婁於其親之既病而嘗之不若季栗謹之於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栗為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實秉相權其言之出足以進退天下士若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為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為令既多善政用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為

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絶於晏子也此卷爲景春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盖文貞因其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之事也聞當時冡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不得一覽之姑爲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旋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

後復有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賔之為作傳特稱其賢噫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獘而故為是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蓋其子漢登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不賢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葦齋求訓于其外祖禮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先朝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黄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黄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衲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槪見矣然百餘年來清

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挹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手澤非時賜亞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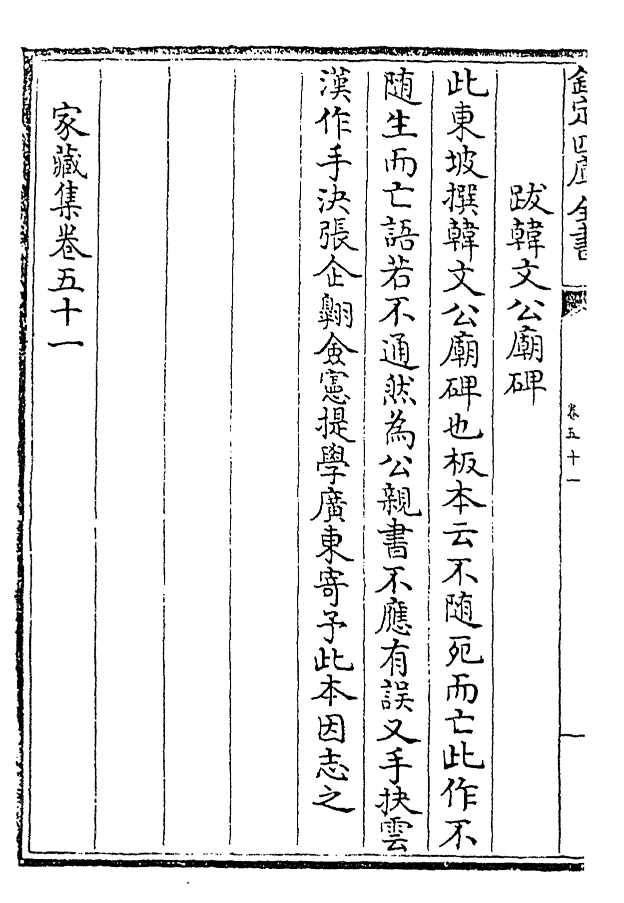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畧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稿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為文成

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异之
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奇之且料其他日必
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
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為此賦棐竟以
文名蓋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
靜嘿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
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冊於是
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亡語若不通然為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抉雲漢作手決張企翱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家藏集卷五十一

家藏集卷五十二

明 吳寛 撰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像後

吳中别有兩先生像視此差小草廬類矣獨邵菴作黄冠短髪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青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寛既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概而評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為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為衢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

并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真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予既喜坡公書得傳於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即墨本題之以為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葉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為卷葢重其人也廬陵之書寛嘗閲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葉侍郎尹尚書楊尚寶聯句

卷中聯句林葉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沖堂記并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詞大畧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曾公武功徐公踈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子其季為季誠官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為

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於諸老爲後輩而没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益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爲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爲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

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國初者數人而不幸概以法免蓋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霖竟以名進士為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霖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廹于敵宗室四散蒼黄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於泣路岐而竄荆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

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盖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為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為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則皆物而我時取其一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為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如蘇長

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既得致仕之請將歸其鄉益以道自樂超然物外於八者且無一取而况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吳江莫景周嘗從他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於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歲予偶從金華王允達獲覩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為契舊所抄當得其真因

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氷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盖欲予為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為是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今坡公二帖云石頭堋頭墳塋豈可龍別名先世葬處乎丹稜令陳明遠為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

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賔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為乞而歸之賔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

題山行雜録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盖多有之雁蕩則著矣往年文宗儒為永嘉令得一游每誇於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反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絕處臨之使人甚恐衰年筋力度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衰聞之

興致索然又有西湼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吴江風利扁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緦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緦山之下凡一水石一蟲鳥以至器物人事之類皆設為題而成雜詠五十篇盖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緦山也緦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為其先孝子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於斯

因會總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為在乎區區水石蟲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吴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邵菴虞先生為公曾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久之亭圮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構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

起之子也百餘年来書院歸然猶存凡廵撫大臣行部至輙舍于是而亭則復圮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為縲紲鞭笞之所吴人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為魏文實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蓋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畢萬之後其得失所係可拘拘於楚人之説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為陳敬陸玘黄鉞唐鶴謝倫葉林上有小序不著姓名盖六人之一也鉞復為圖皆以贈金彦樞者彦樞崑山太倉人其曾孫禛祜並游京師携以請題於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朝廷方用重典予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為與彦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况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

彦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祐入太學更好學將出而仕矣蓋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凉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為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録舊說謂李陽氷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

擘之而缺以其言為不然極是盖因碑有缺處故流俗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别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為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於古文竒字不能識况此多變體非藉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惠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惠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

故業儒嘗登鄉舉將仕矣竟以醫老于里中其殆有見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盖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盖其石嵌壁間歲久為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頃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

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峰詩共一石顧列其後或言石鼎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盖百年則昌黎且未生是真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為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比聯句格力未老以為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乎若好

事者託為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孟敏隨墮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没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

所司謝曰待子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格不行今觀東陽路西陳平仲復義莊事竊歎平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沒于官其勢爲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爲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吴門上京師

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度泗水望嶧山悉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嶓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卧游矣而仲山今為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璧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

逢原貢来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馬氏家寶世之為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並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徳聲以此為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真蹟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為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

弘治庚戌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策士于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賜同進士出身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廷對人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為榮奎於是仍加表飾而藏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寛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

曰朝廷待賢之禮有盛於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草茅一旦立于殿陛之下得近清光奉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閼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為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為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凛然如處其地恍然如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嬃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録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决絶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過淮 亂離歌六首 郅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月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

奈何迷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曽周全得母怨母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地否塞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沒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巵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今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敕諭

昔在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饟所資擇産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歳將征斂例赴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鼎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率下敕詞于南京户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為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頼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敕惟謹寛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

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蓋高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為善者凜然猶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餘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税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君訓戒之力也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為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蟲鳥無乎

不具其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一人然文進之能止於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於今日也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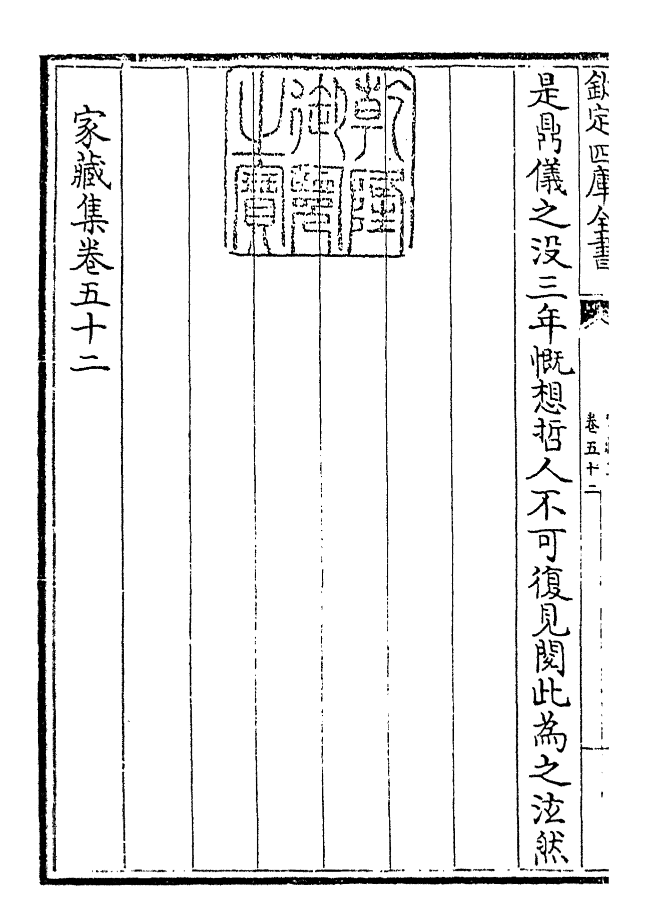
宋慶歷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贍宗族其惠止於一家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即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惠不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絶入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

芳承恩承箕又並以科第顯為義之報其遠如此令承芳官大理以義學為先世事恨其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惠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𪧐儀訓子帖後

𪧐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於

是昂儀之沒三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閲此為之泫然



家藏集卷五十二